

「書評書目」即將展開的工作，
懇切盼望大家來關心，來參與！

冷之焚

論文學評論

不評文評家

——寫在「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之評述」前面

• 緣 起 •

文學評論，對文學創作者而言，具有匡正、激勵文學作品的作用；對於純粹的文學欣賞者，則負有指引其認識、瞭解文學作品的責任。如果不幸地，我們的文學評論游離於文學創

作之外，批評與創作不能產生相激相勵、迴盪出壯潤之文學波瀾的效果；在評論者與創作者之間，或許只是形成一種「各自為政」的局面，不至於有什麼深遠的影響。可是，一個偏頗的文學觀念、一種錯誤的文學理論，在未經察覺的情況下，不知不覺地傳播給讀者，則很可能誤導讀者，使其對文學產生不正確的認識。

自政府遷臺以來，尤其是近十幾年，透過出版社、雜誌社、報館，我們仍然隨時可以看到一些文學評論，這些評論文字是否已達成其對創作者的激勵作用，與對欣賞者的引導作用呢？——這是一個值得關心文學的人注意的問題。

即使是最基本的，我們目前有那些「文學評論」？我們的文學評論到底「說」些什麼？——這些問題，對於一些才開始接觸文學評論的人，或許仍是一片茫然的迷霧。

為呈現三十年來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之面貌、歸納其文學理論與批評原則之趨向，「書評書目」雜誌社，乃策劃做「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之評述」專題，透過一系列文評者之評述，整理自政府遷臺以後，我國現代文學評論的資料。同時，為解決讀者尋找文學批評書籍（或篇章）的困難，將羅列近三十年來出版發行的文學評論書目（或篇目），便利讀者查閱。

至於評述的範圍僅限於「現代文學評論」，未顧及古典文學評論，乃為作業方便所做的規劃，絕無厚薄之分——目前先做現代文學部份，將來再考慮評述古典文學評論。

為了集思廣益，並確定實際執行的方法與人選，「書評書目」社乃在可能的範圍內，約請幾位年輕的朋友，舉行一次非正式的座談會，討論如何進行此一專題。

• 座談會 •

七月二十六日那天，參加座談的有：蕭蕭、蔣煦、花村、鄭明卿、羅青（依到達的先後次序），以及「書評書目」三位編輯。另外，高大鵬、林載爵臨時有事，未克出席。

「書評書目」社原先的構想是：將專題內容分成三部份——一、總論：中國現代文學評論的回顧與展望；二、評論者評述：介紹評論之取向、評論方法、文學觀與基本理念；三、書目（或篇目）整理。

評述的對象大致以思想能自成體系，在文學評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評論者為主。此次聚談的具體目標便在於擬定評述對象的名單，以及約請執筆人。

在擬定評論者名單的商討中，首先引起疑惑的是：評述對象僅限於做實際批評的評論者呢？或包括從事理論批評的評論者？

若依照此兩者分類，有些評論者是很難規劃為純粹理論批評或實際批評的。事實上，理論的演繹、建立，與實際的運用是相互為用的，談理論如何能忽略實際的運作？而在實際批評之餘，不也能歸納出一套理論體系嗎？

因而轉向考慮以文學類型的區分，做為評論者分類的基礎，亦即在詩、散文、小說、戲劇四方面，各尋其具代表性的評論者（包括理論批評與實際批評），分別評述。（如此分類，並沒有硬性為評論者歸類的意思。）

至於評述的內容，羅青先生提供了下列的建議：

一、追尋評論者思想的源頭——此與理論批評有關，若無一理論根據，則難整理出系統。追溯其來源流派，分析其吸取的態度，可判斷其理論是否足可徵信。

二、歸納評論者批評之方法論——探究評論者的評論方法是採取別人的方法論？或是自創的？甚或漫無方法？歸納其方法體系，辨明其評論的優、缺點，則可瞭解其評論的重心、

焦點。

三、探測評論者對文學感受力敏銳的程度——批評有方法、理論還不够，尚需具備敏銳的感受力，否則徒以形式架構分析作品，易流於機械式的批評，對於文學創作本身、以及讀者並不能有所幫助。有些批評者，較重視理論與方法，而忽略了本身對作品的感受；但感受是很重要的，若批評者本身缺乏對作品的「感動」，如何能將「感動」傳達給讀者呢？

四、綜合前三點，對評論者之評論做一價值判斷——檢討評論者的理論與觀念對當代文學的發展與演變，是否有所建樹？有何影響？然而，此一價值判斷對尚存之評論者而言，實言之過早；因為，對於繼續存活的生命，其將來的發展是不可限定的，目前所能做的，僅是依其已發表的論述，做暫時的定位，一方面幫助讀者瞭解我國現代文學批評的現況，一方面提醒批評家今後批評方向的取捨，並為未來之批評者做一回顧，讓其瞭解：什麼是前人已做過的？什麼是今後我們所要努力的？

羅青先生的意見，無疑地使「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之評述」的目標更為明晰、具體；然而，文學批評本來就是既客觀又主觀，難下定論的東西，各人好惡不同，文學觀點互異，再加上文字的障礙，執筆評述的人，真能完全把握住評論者的意思而不至於誤解嗎？因而蔣勳先生建議：執筆者何妨對評論者做一次專訪，請其談論自己的評論，或許所得的結果較為確切？

可是，一位評論者，正如一位創作者，其對自己作品的「詮釋」、「辯解」是唯一而最具「權威」的嗎？若評論者在被訪時，有所保留不願多談呢？更何況，我們所要探討的是其已公諸於世的「文字」，理應以文字為憑。

不過，不必要的誤解，是可以在坦誠的言談中，加以預防而化解的。因之，專訪可以做

爲瞭解評論者的基礎，以之做爲研讀、評述其論述的參考，原則上還是以業已發表的文字爲評述的根據。

做法大致決定，剩下的便是：請何人執筆？

面對此一實際執行的問題，不僅是座談的參與者，且包括「書評書目」社會經電話邀約者，幾乎都一致地，非常謙虛地表示：以自己的學養、能力，似乎還不够資格寫這種類似「批評的再批評」。更何況，評論者生就一張能言善道的嘴，擁有一枝燦爛生花的筆，如果你的評述他們不同意、不承認其缺點，致生誤解而加以反擊呢？執筆者大多是正往評論的道路上摸索、前進的年輕一代，位卑言微，如何抵擋得住呢？

同時，這種近乎爲「現代中國文學史」整理資料的工作，執筆者本身需對整個現代文學的發展有明澈的認識，對文學理論有充分的瞭解……等等，似乎不是少數人在短時間內能够完成的。

座談會結束，留下的問題仍是原先的問題——請誰執筆來共同完成此一現代文學評論的整理工作呢？雖然與會者在離去之前，曾提供一些執筆者的名單，可是這些人難保不會有前述的顧慮嗎？

● 座談後記 ●

在文學的王國裏，是無所謂「權威」，也不能定於一尊的。如同思想的統一往往戕害了學術與文化的生命，文學的統一也適足以令文學的花朵枯萎、貧瘠。因此，我們在排斥無病呻吟、浮華虛飾、煽情殘暴……等寫作態度不嚴謹的作品之餘，應容許從各個角度、各種層

面，藉各種不同技巧來反映社會、闡釋人性、引導人心的文學作品。文學創作既不是單一、典型化的，文學評論也就不能以同一的方法、形式套用各種作品。同時，各人文學觀點互不相同，怎能有同一的價值標準呢？我們只能從評論者立論是否周延、態度是否嚴謹、立場是否偏頗……去討論一篇評論文字，至於個人的好惡、臧否……等價值批判，是不能侷限的。基於此，對於同一文學作品，可以有不同看法的評論；對於一篇評論文字，也有「再批評」的可能。

沒有開放的批評風氣，如何能激發蓬勃的文學生命？

沒有恢宏的器度與涵容的胸襟，又怎能進入文學的殿堂？

我們承認，在目前的文壇上，或許真有少數器量狹小、迷信權威者；但我們更相信，大多數的文學工作者都能秉持關懷文學的愛心，共同為延續、壯大中國文學命脈而戮力，且能坦然接受針對作品而非人身攻擊的批評。

再者，年輕一代的學養、器識，或許尚在錘鍊階段，而比不上前輩；可是，年輕人的虔誠、兢業、嚴謹、坦率……正可以彌補其經驗的不足。任何學識、技術的進展都是漸進的，如果年輕一代由於懼怕老一輩的指責，而不敢輕易動筆，那不僅無法自我磨鍊，同時也喪失了就教於老前輩的機會，豈不可惜？

「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之評述」雖以「人」為評述單位，但目標不在「人」而在「文字」——所欲評述者乃文學評論本身，而非文評家。

雖是由「書評書目」社主動策劃推展此一專題，但實際的執行還是要靠有心人來共同完成。「書評書目」社除主動邀請人撰稿之外，也盼望關懷中國文學批評的人，能共襄盛舉，就「書評書目」所遺漏的，或無法約到執筆人的評論者，慨然撰寫賜稿，則讀者幸甚！中國

林富松著

公開的 作家市場

定價55元

本書作者從本行——經濟的觀點，配合兩年的寫作經驗，極力呼籲作家主權的建立。

每一位愛好寫作的朋友，關心文運發展的筆耕者，均不可失之交臂。

七月末出書，本刊讀者八折優待。

照明出版社

■ 郵政劃撥：108948號

■ 電話：3036561
3036554

文學幸甚！回顧過去，瞻望未來，但願我們的文學評論，真能負起引導讀者、激勵創作的責任。

目前已邀到撰寫人，「書評書目」近期內將陸續刊登的「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之評述」計有：

紀弦（羅青執筆）、葉石濤（花村執筆）、夏志清（葉維樑執筆）、姚一葦（陳器文執筆）、許南村（彭瑞金執筆）、高友工（高大鵬執筆）。原則上刊登次序以評論者之年齡為先後，不得已則按來稿先後刊登。